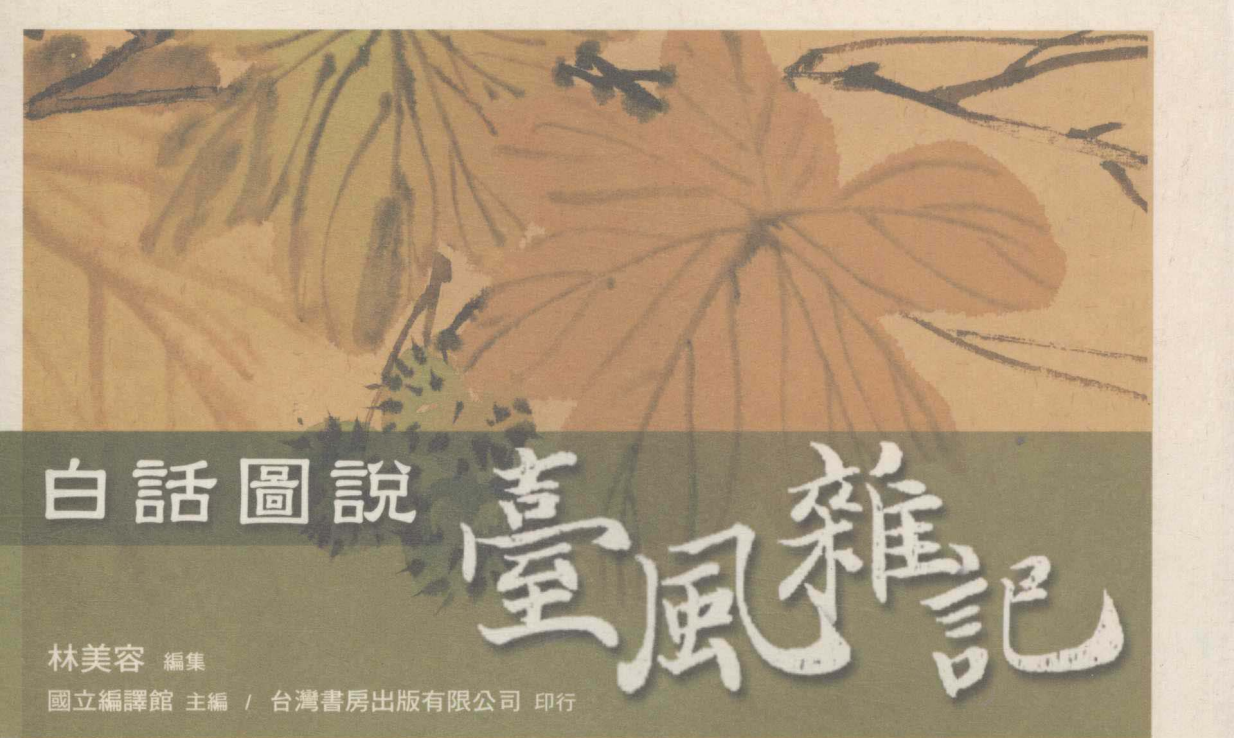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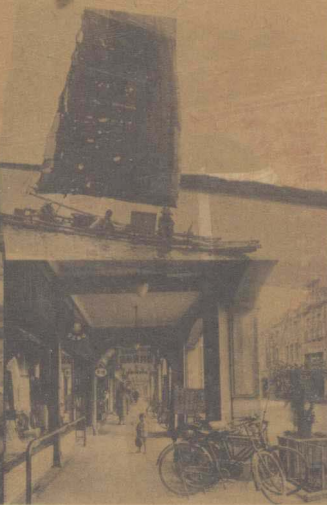
白話圖說 臺風雜記

林美容 編集

國立編譯館 主編 / 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印行

臺日風俗一百年

舉凡衣食住行、社會習俗、宗教信仰、教育程度以及農工商賈、器皿產物，莫不有所敘述，對於當時的日本人對臺灣的認識，可以說是非常有價值的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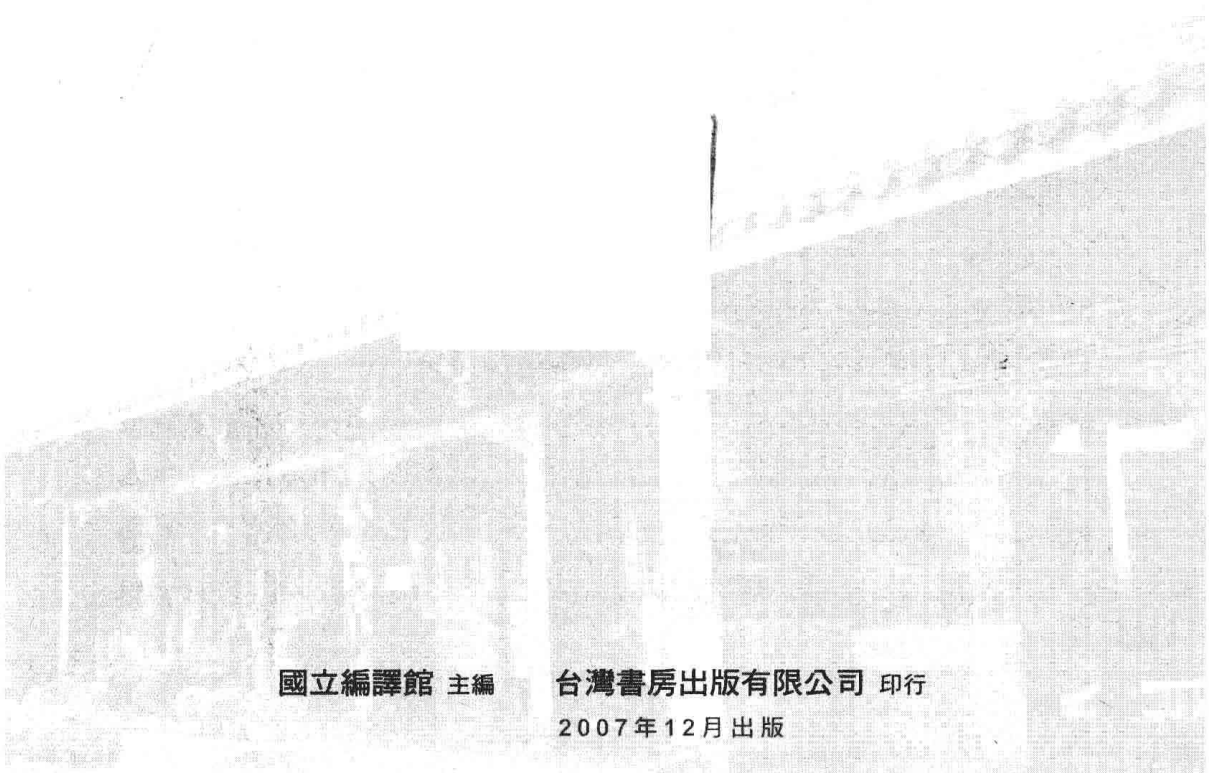
白話圖說



臺風雜記

臺日風俗一百年

林美容 編集



國立編譯館 主編

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印行

2007年12月出版



序 文

1853 年日本被美國艦隊打破長期鎖國後，舉國混亂不安，雖然高唱「尊皇」，卻放棄「攘夷」，終於 1868 年「明治維新」，成為立憲君主制國家，從此積極吸收歐美文化，富國強兵，1895 年打敗清國，經 1891 年天津事件後，確立法治，繼而 1905 年孤注一擲，戰勝俄國，未幾，1910 年併吞韓國，順利進入「大正 democracy」期，擠進列強，睥睨東亞。

臺灣被清廷割讓，成為日本初獲殖民地，而進入新時代。惟經營殖民地之常軌，乃先投資後收益，日本亦不例外，仍循此程序。大體而言，明治是投資時期，大正收支平衡，昭和才進入獲利甚至搾取時期。固然，未開發之新殖民地初期經營，對其本國經濟，無疑是不輕負擔。總督府雖然投下巨資，銳意施政，卻難免招致本國政客，嘖有煩言，鑑於本書後藤新平序文，其委屈心情，可想而知。

儘管有人以為明治政府是「薩長政權」，因為發動政變主力是西南部之薩摩與長州兩藩，無外乎執政之新興勢力。但初期歷任總督，卻能摒棄地域觀念，而極力招致優秀人材，例如後藤新平與伊能嘉矩兩人，係東北部岩手縣同鄉，其籍貫前者水澤、後者遠野，兩地均在縣南，相距不遠。

後藤於 1898 年 3 月履任民政局長，6 月即改稱民政長官，而序文日期為 1903 年 2 月，因何仍用舊官銜，費解。渠係全臺施政實際負責人，頗多建樹，眾所周知。尤其認為「對新附之土地與人民，必須有所理解」，而先於 1900 年 10 月成立臺灣慣習研究會，旋於 1901 年 1 月起發刊「臺灣慣習記事」雜誌。繼而於是年 10

月，成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自任會長，業績燦然。

本書內容，不過是取材於臺灣風物民俗之輕鬆有趣隨筆小品，而作者竟能在兵馬倥傯之初期數年間，走遍各地，深入民間，觀察入微，虛心坦懷，記錄成書。例如瘴癘毒、斃鼠毒、竹籬、土匪、生番等條，乃往昔開拓前線社會緊迫環境之生動描寫。蓋在此批具有良識與漢學素養之初期渡臺智識份子努力下，遂奠定與「內地」步調一致，邁向近代化之基礎。

茲林美容教授在師生與友人通力合作下，將此珍本，分門別類，譯成白話，並加詳註，配合圖片說明，雅俗共賞。惟際此本土化潮流高漲，本書對於更深認識吾鄉吾土，當有助益也。垂暮之年，聊述所感為序。

劉枝萬 2003 年 1 月



編譯序

2002年初我在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教授文化人類學的課，想起多年前看到的一本《臺風雜記》似乎頗適合民藝所的學生研讀，因為該書的作者是日本人，日治初期就來臺任職，此書完全用「漢文」記錄臺灣的風俗習慣，更特別的是作者在每則風俗的記錄之後，均會附上一段朋友的評論，有時在本文，有時在評論中必會述及日本的風俗如何如何，提供一些比較的觀點，因此我認為值得作為比較民俗學的參考資料。

後來想想，這本一百年前日本人記錄的臺灣民俗，為什麼不讓現在臺灣的民眾好好瞭解，既可撫今追昔，又可瞭解近鄰的日本人對我們傳統民俗的看法，也是換個方式使臺灣人瞭解日本民俗的一個路徑。遂起意將此書進行白話翻譯，請民藝所的研究生們利用暑假來翻譯，並找一些可用的圖片。商議既定，暑假中，自2002年7月23日起，每兩個禮拜聚會一次，討論白話翻譯恰當與否，圖片恰當與否，哪裡需要做譯註。鑑於此書涉及日本風俗的比較，也為了考證原作者更多的背景資料，請了對日文文獻較為熟悉的許進發先生來進行相關日文資料的蒐集考證。因此，這本書雖然由我總其成，初稿則是我們這個團隊工作的成果。以下把每個成員負責的部分列出來：

林美容 序、跋、婦女纏足至耶穌教／收集日本風俗相關圖片
並作圖說／編校定稿

林炯任 學房至尚古

洪淑珍 錮婢質女至拳鬥，婚儀至墓地／中文潤飾

游煜彬 人力車至石臼石杵

高明璋 搖籃到龜鼈

李玉燕 龍眼肉至插秧／參考書目編製

陳威廷 一家團樂至番酒

林建銘 彙整編輯校對文稿／收集臺灣風俗相關圖片並作圖說

許進發 日文相關資料蒐集、註釋

「臺風雜記」出版於明治 36 年（1903），可以見到的版本有如下五種：

1. 初版：明治 36 年 8 月 4 日東京國光社出版。

2. 美華版：明治 37 年福州美華書局出版¹。

3. 臺銀版：民國 50 年 5 月臺北臺灣銀行出版，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七種，重新標點，增百吉「弁言」、繪圖三幀、目錄。

4. 大通版：出版年不詳，疑為民國 76 年大通書局出版。中研院經濟所在民國 79 年 8 月 14 日購入，與臺游日記、臺灣遊記、臺灣旅行記合刊為一冊，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九輯。

5. 文獻會版：民國 85 年 9 月 30 日南投臺灣省文獻會出版，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銀版重新勘印。

除了 1903 年國光社正式刊行的版本之外，部分原著作者曾以「稱史」之筆名在「臺灣新報」發表〈臺風雜記〉一文，如明治 29 年（1896）12 月 5 日出刊的臺灣新報 78 號，刊出了纏足、鴉煙、不潔、愛爪、娶妻、葬典、婦女修飾等內容，文末還註明「未終」，這幾則應是他最初所寫的稿件，初刊時並未附評曰，各則也沒有標題²。此一資料或可說明佐倉孫三起筆寫臺風雜記的時間，應該是在 1896 年。初稿與後來印成書的文稿稍有差異，如「葬典」一則初刊稿最後一句是：「是全虛禮非真情也、與聖訓無相反歟」，1903 年的國光版定稿則是「全屬虛禮，可笑也」，簡潔多

¹ 日本筑波大學藏有《閩風雜記》一書，作者亦是佐倉孫三，同為福州美華書局於明治 37 年（1904）出版，先前曾看過《臺風雜記》美華版之書訊，但現在已找不到此書訊的出處，因此謹於此註，以待後考。

² 感謝許進發先生提供臺灣新報 78 號中，〈臺風雜記〉一文的資料。

了。本書主要即是根據國光版加以編譯。

作者佐倉孫三，號達山。據友人西村一之先生協助考證，他是福島縣二本松人，生於 1860 年，卒於 1941 年（昭和 16 年），享年 81 歲（墓碑上的諱名是慧光院達山日照居士）。他在明治 28 年（1895）就到臺灣，最初為學務部員，後轉任警保課高等警務掛長，至明治 31 年（1898）升為鳳山縣打狗警視³。他擔任總督府民政局官員，公務之餘完成此書，目的是為了作為施政之參考。從全書的最後一則「生蕃」，他自述「留臺僅三歲」、「終則遭喪糟糠之妻」、「今去其時既六星霜」，可見他在臺灣任職只有三年（1895-1898），留臺期間連他的妻子也死了，他寫此則是距離他到羅東巡視民家及生蕃時，已有六年。又說「其間執筆記事者，僅有此篇」，應該是說各篇文稿都是在臺灣任職時寫的，只有「生蕃」一篇是回日本之後寫的。想來那時他大概正在準備此書在日本出版與發行吧！從書中內容看來，佐倉足跡遍及臺北（景美、大稻埕）、宜蘭（羅東）、澎湖、安平、高雄等地。

原書由後藤新平替他作序，後藤是民政局的長官，序文寫於明治 36 年 2 月。原書之前有三島中洲⁴的七言詩〈寄懷在臺灣佐倉達山用松青白字為韻〉，此詩作於明治 28 年 8 月，是佐倉孫三來臺不久之後，他的老師三島毅所作。正文共 110 條，最後一條還有附尾 4 條。若將其分類，可得婦女兒童（共 13 條）、醫藥衛生（共 11 條）、宗教禮俗（共 15 條）、教育（共 4 條）、衣食住行育樂（共 18 條）、建築（共 5 條）、財貨（共 5 條）、工藝器物（共 9 條）、農漁產業（共 15 條）、物產（共 11 條）、山川人民（共

³ 參見臺灣新報第 414 號（明治 31 年 1 月 30 日）。

⁴ 即三島毅，生於 1830 年，卒於 1915 年，日本備中國窪屋村中島村出生，漢學家，與重野成齋、川田甕江並稱明治三大文宗，明治 10 年（1877）罷官，在東京開設家塾，稱二松學社，與慶應義塾、同人社並稱三大塾，之後亦曾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及東京帝大古典科擔任教職。著作等身，門人甚多（竹林貫一 1969: 1346-1350）。

8 條)。本書即依此類別加以分篇，以方便讀者閱讀與理解。原文每條均有標題，每條之後均有「評曰」，有些評曰之後，還加上「又曰」，是作者佐倉孫三的朋友橋本矯堂、細田劔堂、山田濟齋⁵及一位在臺灣新報的臺灣人記者所寫的，是對作者正文所述的內容予以評論，有時也把臺俗拿來與日俗比較。評論者之一的橋本矯堂，本名橋本武，還為作者寫了一篇跋，從跋中可知作者是在妻子在臺過世之後，返回日本的。

從正文處處可見到日本人百科全書式、以經驗為主的民俗知識傾向。有時作者在正文中也述及日本的風俗，除了一般的日本風俗外，書中所涉及的日本地方風俗物產有：宇治的茶，橫濱的烘茶場，高野、奈良、京都的寺廟，佐倉山葵，鹿兒島的芭蕉，琉球酒等等。臺灣的讀者讀來頗富興味，因為國內有關日本風俗的介紹其實很少。

雖然當時日本確有文明開化之處，但是臺灣被比下去的風俗形諸於文，讀起來也令人傷感。白話翻譯此書不在發揚日本人的優越意識，而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昔時日本勝我，今日我又如何？當年勝人，今日我又如何？比較不是目的，而是一種視野。希望本國讀者，不斷惕勵，臺灣文化不斷精進。

白話翻譯之外，本書也作了很多註釋，有些是有關日本的物事，有些是中國的典故，有些是臺灣的歷史與風俗，不一而定。原作者寫來簡單，有些詞句不加解讀，後人難知其詳，老實說註釋花了很多時間來做，但有些仍然考查不出來。例如〈租制〉一則所言，清廷命一位德國人在臺灣代為收租，此一德國人是誰，此事確否，仍然待考。

⁵ 即山田準，字士表，號濟齋，日本岡山縣人，漢學者。他也是三島毅的門下生，因此與作者佐倉孫三誼屬同門。生於 1868 年，卒於 1952 年，創王學會，講授王守仁《傳習錄》，是日本陽明學的知名學者（竹林貫一編，1969：1918）。因此可以猜測本書〈土匪〉一則的「評曰」提到王陽明的話，應該是山田濟齋所寫。

作為編譯者，我對此書的感受是很深的，為學以來研究臺灣的傳統社會與文化，閱覽作者筆下百年前的臺灣，不無撫今追昔之感，有些感受就把它寫成譯者的話，也算是續貂之言吧！

臺灣現在有所謂的哈日族，年青人喜歡日本電視劇、日本漫畫、日本文學、日本電影等流行文化的人不少，哈日的程度則有深淺。老一代接受日本教育、有日本經驗的老哈日是透過日本來吸收學習世界的先進文化，新世代的哈日也許在流行文化之外，也可以深入日本文化的內裡去探索、探索。本書提供理解日本傳統民俗文化與民俗知識的一個途徑，透過以自身文化為參考點的一種特殊途徑，希望讀者們也可以回歸一百年前的時空下作者的那種以自身文化為參考點探索異文化的趣味。

從 1903 年的《臺風雜記》，到 1921 年片岡巖的《臺灣風俗誌》，到 1942 年東方孝義的《臺灣習俗》，其基本體例都是一則一則的風俗的紀錄。《臺風雜記》記錄了 114 則，還多了評述，《臺灣風俗誌》記錄了一千多則，《臺灣習俗》則記錄了 212 項 358 則。差別僅在於後二者有分門別類，而前者沒有。因此在這一本重編的《白話圖說臺風雜記》，則作了分類，以增加統整性。無論如何，這三本書都是呈現了日本人有聞必錄百科全書式的知識類型。

前輩民俗學者劉枝萬博士在滿八十歲之後的一個月賜序，萬分感激，去拿他的序言稿時，並親聆其教，受益匪淺。其論旨是關於日本治臺與國民政府治臺之初的種種比較，恭錄如下：(一)人才問題：日本最初派遣來臺灣的大多是精英的秀異份子，雖然大多是以非主流的日本東北人士居多⁶，但臺灣成了展現其能力的出路。本書的作者佐倉孫三精通漢文，是有良心的知識份子，而且論臺灣風俗不偏不倚，沒有征服者的優越感，日本不好的一面，亦客觀承認，殊屬難得；寫序的後藤新平更是治理臺灣的一代功臣，後來規

⁶ 當時劉枝萬先生和我都還不知道佐倉孫三是日本東北人士，直至西村一之先生協助考查出佐倉是福島縣人，亦可證劉枝萬先生所言不虛。

劃執行滿鐵之調查，是相當有識見的人物；而陳儀政府之來臺人員，則良莠不齊，貪贓枉法。(二)法治問題：日本在大津事件之後，即以法治立國，臺灣受日本統治，亦奠下法治基礎；而國民政府來臺卻反其道而行破壞法治，而採人治。(三) give and take 的問題：日本殖民之初是先下投資，也因對臺投資太重，而引起中央政府部分人士的不滿；而國民政府遷臺之初，卻以戰勝國的姿態能拿的先拿，把臺灣的米糧大量運往上海，這是戰後初期臺灣物價波動甚巨，幣值一日數貶的重要原因。(四)文明與野蠻的問題：臺灣受日本統治之初確實文明開化不如日本，因此雖不甘為異族統治，但也儘量學習日本好的地方；而光復之初，中國歷經戰亂，文明開化程度不如臺灣，但臺灣卻受其統治，痛苦與分歧，勢不可免。

本書編譯期間，得到日本友人西村一之、水口拓壽協助有關日本語、日本風俗的解說，非常感謝。助理沈玖璟小姐協助電腦文書及處理，辛勞可感。能獲得前輩知名民俗學者劉枝萬先生賜序，甚是光榮，謹致謝意。（以上是 2003 年 6 月寫成）

這本書三校稿之編譯序最初落款時的日期是 2003 年 6 月，一直到現在 2005 年 9 月的中秋，才勉力完成此校稿。校稿期間，我有三次的學術活動與此書的研究相關，先是 2003 年 10 月 26 日接受日本「臺灣自然與文化研究會」李春子博士的邀請，在京都以「臺日風俗一百年——從白話圖說臺風雜記說起」發表演講，然後我在韓國與日本參加兩次研討會，發表本書之研究的學術論文，篇名是〈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風俗記錄〉：一次是在 2003 年 11 月上旬參加漢城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主辦的「日本殖民主義與東亞洲的人類學第二次國際研討會」，一次是在 2004 年 3 月下旬參加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主辦的「在臺灣發現日本」國際研討會。這篇會議論文最後修訂後，發表在臺灣文獻第 55 卷 3 期（2004 年 9 月出版），有興趣的讀者可進一步閱讀，文中我主要陳述了我對此書的後殖民觀點。

仁史、木村自等年輕學者對這本書非常有興趣，想要將此書全部翻譯為日文，我當然欣表同意，希望此書的日譯本可在日本出版以饗日本讀者。他們早已完成了初步的翻譯，卻等不到中文版的正式出版。差不多兩年之內，日譯稿的主要負責人木村自先生兩度暑期來臺時，都到我辦公室來，探問中文版出版的日期，今年九月他來時，我說開學前一定完成校稿，他笑著說：「去年妳也是這麼說。」，真是讓我羞愧。

出版延宕，我對不起臺灣的台灣書房出版社，也對不起日本諸多友人的關切，不只協助日譯的學者，好多日本學界友人每次來訪時，我都會藉機請教他們此書有關的一些細節問題。也對不起最初的合作團隊。現在終於可以出版了，我最最要感謝的是已經在天上64年的佐倉孫三先生，請接受我的禮敬。

林美容 2005.9.19.



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風俗記錄—佐倉孫三所著《臺風雜記》之探討（林美容）

一、關於《臺風雜記》及其作者佐倉孫三與構作群

1997年8月我的朋友祖運輝教授從日本京都寄了《臺風雜記》的影本給我，我記得1992年我在東京一年的時候見過此書，彷彿自己也影印了一份，但是卻不見了，因此很高興又有這份影本。這本書就這麼一直在我心上，不僅是出於對臺灣民俗專業的研究興趣，也是出於對久遠年代的一種懷想。

這本書在1903年由東京國光社出版，作者佐倉孫三（Sakura Magozo），書前有作者的長官後藤新平作序，作者的漢文老師三島毅（即三島中洲）題詩，書後有作者的朋友橋本武寫跋。全書共一百十頁，正文共一百十條，最後一條「生蕃」還有附尾四條，因此總共有114條。每條均有條目。每條之後均有「評曰」，有些評曰之後，還加上「又曰」，是作者佐倉孫三的朋友橋本矯堂（即橋本武）、細田劍堂、山田濟齋及一位在臺灣新報的臺灣人記者（作者未提其名）所寫的，針對作者正文所述的内容予以評論。不過，哪一條「評曰」是何人所寫，完全看不出來，最初還以為評曰是作者所寫，及至看到書後最後兩行作者的按語，才知道是上述幾位作者的友人諸君所寫。寫評語的這四個人應該都是作者在臺灣的朋友。以橋本武為例，他在跋中說：「亦久在此地，從事育英」，可見他是在臺灣教書的日本人。而山田濟齋則與佐倉孫三是同門師兄弟，同樣受業於三島毅門下。因此，《臺風雜記》雖是佐倉孫三所作，但是共同構作此書的還有後藤新平、三島毅、橋本矯堂、細田劍堂、山田濟齋等人，主要都是日本人，可能作者佐倉孫三也有意

凸顯此點，故隱去評論者之一的某臺籍人士之名。

作者佐倉孫三，號達山，福島縣二本松人士，生於 1861 年，歿於 1941 年（昭和 16 年），享年 81 歲。是大審院檢事佐倉強哉的弟弟，1868 年就讀二松學舍。歷任靜岡警察署長、山梨縣南都留郡長。曾赴中國福建擔任中學堂及福建省警察學堂之教官八年之久¹。回日之後，擔任早稻田大學講師及二松學舍塾頭，培育學生甚多。明治與大正時期，他是活躍的中國問題評論家，擅書道及劍道²。

明治 28 年（1895）5 月，佐倉 34 歲時，就到臺灣，橋本武的跋中說佐倉先生「先眾赴臺」。他在晚年自述，他原本在東京府任職，臺灣割讓之後，樺山海軍大將以戰勝之榮而成為總督，水野眾議院書記官長為民政局長官（註：應該是水野遵），水野的兩個門生來勸佐倉一起去臺灣，他因此辭職，準備行裝並受命募集各種洗衣匠、髮匠、裁縫師、木工、掘井者等共一百八十多人，並進行體格檢查，部署之後，由南京出發，航向廣東，陸續有老輩武者加入，從滿州回航的支那通譯連亦加入，佐倉得與文武百官陪同樺山總督乘坐橫濱丸於 5 月 24 日自宇品港出發，27 日到琉球中城灣，與進衛師團相會。28 日到淡水港外，因聽說有上陸危險，一直在三貂角與澳底灣的中間轉來轉去，直至六月一日清國代表李經芳乘船來會見樺山總督，方得交換領臺的公文書³。可見他是第一批赴臺的官員。他到臺灣來時，年齡已經 34 歲，最後一則「生蕃」的評曰中，評者說佐倉先生「雖中年奔走仕途，未曾廢筆硯」，以前的人壽命較短，三十幾歲就說是中年。佐倉最初為學務部員，後轉任

¹ 不過根據他自己在〈三十七年前の夢〉一文之自述，他說在臺三年之後，到對岸的福州任職六年（P.135），而不是《二本松市史第九卷》所說的八年。以上資料都是日本友人西村一之所提供。

² 《二本松市史第九卷》，頁 65。不過這一則記載完全未提及他在臺灣的事跡。

³ 佐倉孫三，1932，〈三十七年前の夢〉，日本合同通信社編，《臺灣大觀》頁 157，1985 臺北成文出版社復刻。

警保課高等警務掛長，至明治 31 年（1898）升為鳳山縣打狗警視⁴，也擔任過臺南辨務署長，他自述在臺的警務工作，有時是草擬告諭新附之民的告論文，有時要到土匪窩探勘，以除民害，常臨危地，不知幾回⁵。從書中內容看來，佐倉足跡遍及臺北（景美、大稻埕）、宜蘭（羅東）、澎湖、安平、高雄等地。他擔任總督府民政局官員，公務之餘完成此書，目的是為了作為施政之參考。從全書的最後一則「生蕃」，他自述「留臺僅三歲」、「終則遭喪糟糠之妻」、「今去其時既六星霜」，可見他在臺灣任職只有三年，留臺期間連他的妻子也死了，他寫此則是距離他到羅東巡視民家及生蕃時，已有六年。又說「其間執筆記事者，僅有此篇」，應該是說各篇文稿都是在臺灣任職時寫的，只有「生蕃」一則是六年之後才寫的。那時他是在日本準備此書之出版與發行，或是在福建任職，則未可知。

佐倉先生精通漢文，他的漢文老師是三島中洲，我現在無法知道他學習漢文的過程，但是當時的知識份子似乎多習漢文。佐倉先生可能是當中算是飽學的，這本《臺風雜記》代表他漢文的造詣。他善用漢文典故，例如「蓄財」一則，說臺灣人「惜陰之風，不待陶侃之言」，他也精通古籍，如「蓄財」一則，引《論語》：「禮，與其奢也，寧儉」，「演戲」一則提到三國志、水滸傳、西遊記等，還提到鴻門會、三雄宴之類。

本書除了最後一則，其他都是作者於 1895-1898 年在臺灣三年之間所寫的。

部分原作曾在明治 29 年（1896）12 月 5 日起，以「稱史」之筆名在臺灣新報發表，第 78 號刊出了纏足、鴉煙、不潔、愛爪、娶妻、葬典、婦女修飾，這幾則應是他最初所寫的稿件，初刊時並未附評曰。初稿與後來印書的文稿稍有差異，如「葬典」一則初刊

⁴ 參見臺灣新報第 414 號（明治 31 年 1 月 30 日）。

⁵ 佐倉孫三，1932，〈三十七年前の夢〉，日本合同通信社編，《臺灣大觀》頁 159，1985 臺北成文出版社復刻。

稿最後一句是：「是全虛禮非真情也、與聖訓無相反歟」，1903 年的國光版定稿則是「全屬虛禮，可笑也」，簡潔多了。

除了《臺風雜記》，佐倉孫三還著有《日本尚武論》（1892，日本教育社出版）、《閩風雜記》（1904）及《武士かたぎ》（1926 年，日東之華社出版），並編有《日岡鉄舟傳》（1893，普及社出版），其著作並在 1937 年，由達山會出版《達山文稿》。在 1932 年出版的《臺灣大觀》一書中，他寫了一篇〈三十七年前の夢〉敘述他在 1895 年承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官水野之門下吹野等人之鼓吹至臺赴任過程，他不僅協助在日募集赴臺人員，而且與首任總督樺山同乘橫濱丸赴臺。

為作者寫序的後藤新平，1895 年就受聘擔任臺灣總督府衛生顧問，1898 年 3 月擔任總督府民政長官，在臺期間共 8 年 8 個月，是臺灣現代化建設的推動者。他的序文中說：「聞君曾奉職茲土」，顯示後藤寫序時，佐倉先生並不在臺灣，似乎他也不曾是後藤的屬下，所以後藤用聽說他曾在臺灣任職的語氣。

至於書前所附的三島中洲的詩共有七言絕句八首，是他在 1895 年 8 月中所寫，寄給佐倉先生的詩，主要是對當時臺灣所見所聞的感懷。其中有一首「四處戰爭流血腥，頑民抗敵戶皆扃，天然村落好城堡，篁竹森森遶宅青」，還被本書的評者引用到「竹籬」一則中。

三島毅，生於 1830 年，卒於 1915 年，日本備中國窪屋村中島村出生，漢學家，與重野成齋、川田甕江並稱明治三大文宗，明治十年（1877）罷官，在東京開設家塾，稱二松學社，與慶應義塾、同人社並稱三大塾，之後亦曾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及東京帝大古典科擔任教職。著作等身，門人甚多（竹林貫一 1969：1346-1350）。

評者當中橋本武可能是四個人當中最重要的朋友，因此他還在書後寫了一篇跋，他提到他在臺灣期間，對臺灣的風土人情「欲記以備忘久矣！而毛錐子不從意，鐵目鉢心，未及成而已」，可見文人多有記錄奇風異俗的想法，關鍵只在於筆快不快而已。

另一評者是山田準，字士表，號濟齋，日本岡山縣人，生於 1868 年，卒於 1952 年。他是漢學者，也是三島毅的門下生，因此與作者佐倉孫三誼屬同門。山田曾創王學會，講授王守仁《傳習錄》，是日本陽明學者（竹林貫一編 1969：1918）。因此可以猜測本書〈土匪〉一則的「評曰」提到王陽明的話，應該是山田濟齋所寫。

本書於 1903 年出版之後，1904 年福州的美華書局再印了《臺風雜記》⁶，之後有三個版本在臺灣復刻。1961 年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重新標點，並增加百吉「弁言」，繪圖三禎及目錄，成為臺灣文獻叢刊第 107 種出版。大概是 1987 年，大通書局將《臺風雜記》與《臺遊日記》、《臺灣遊記》、《臺灣旅行記》四書合刊為一冊，列為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九輯出版。1996 年臺灣省文獻會依據臺銀版重新刊印，列為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出版。照理臺灣學界知道有此書的人應該不少，但是年輕學者恐怕知曉它的，就不多。而其在臺日文化接觸史上的意義，與日本殖民主義之關係的探討，我認為是很值得加以細究的。

二、日治時期第一本臺灣風俗記錄

首先，《臺風雜記》是日本殖民臺灣時期的第一本有關臺灣風俗的記錄。日本統治臺灣的五十年之間（1895-1945），有不少關於臺灣的風俗記錄，其中由單一作者所寫的專書主要有六本，即 1903 年佐倉孫三的《臺風雜記》，1921 年片岡巖的《臺灣風俗誌》，1929 年西岡英夫的《臺灣の風俗》⁷，1930 年山根勇藏的《臺灣民族性百談》，1934 年鈴木清一郎的《臺灣舊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與 1942 年東方孝義的《臺灣習俗》。以內容份量而

⁶ 日本友人西村一之最初提供訊息，《臺風雜記》在福州出版之後再查證，應是《閩風雜記》才對。

⁷ 本書曾收入《日本風俗史講座 19 號》，1928 年出版。

言，片岡巖的《臺灣風俗誌》最是龐然大觀。但是以時間而言，佐倉孫三的《臺風雜記》是最早的一本，意義非凡。

這些戰前的風俗記錄其基本體例大致類同，都是一則一則的風俗的紀錄，《臺風雜記》記錄了 114 則，每一則都有評語，《臺灣風俗誌》記錄了一千多則，《臺灣習俗》則記錄了 212 項 358 則。

《臺風雜記》沒有分門別類，後二書則有分門別類。《臺灣民俗風物雜記》⁸ 實際上是 56 篇隨筆，也沒有分篇。至於《臺灣舊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雖然有分編分項，實際上還是一堆細碎的條目所構成。無論如何，這五本書都是呈現了日本人有聞必錄百科全書式的知識類型。《臺灣の風俗》看來編輯得比較妥善，因此沒有一大堆細目的問題，主要也是因作者的目的即在於簡明摘要「臺灣人」（漢族）與「生蕃」（高砂族）的習俗，詳細的紀錄他說要期之於後日之故（西岡英夫 1928：2）。

戰前這六本臺灣風俗記錄之專書的作者當中，佐倉孫三會漢文，鈴木清一郎精通臺語，兩人同樣服務警界。片岡巖則是法院通譯，東方孝義則曾任高等法院檢查局、文教局囑託（池田敏雄 1982：113）⁹。西岡英夫與山根勇藏則身份不詳。佐倉的《臺風雜記》雖然是綜說臺灣風俗的第一本書，但可能是因為以漢文出版，之後出版相關書籍的作者似乎都未參考到他這本書，如鈴木在其書中序言說他參考了片岡巖的《臺灣風俗誌》等書，卻未提及有參考《臺風雜記》，可見差不多只有一個世代之隔，日本人已經放棄對漢文的學習了。

佐倉孫三既是來臺日本文官中最早接觸到臺灣，而提筆記錄其風俗的，代表日本文化與臺灣文化的第一次接觸（first encounter）。作者在前言中說，《臺風雜記》是「摘記…與我本土相異者一百餘事」，另外又可讓我們窺見兩個文化初遇時，作者如何以己

⁸ 這本書是日文原著《臺灣民族性百談》的中文翻譯，1989 年出版。

⁹ 感謝植野弘子教授提供池田敏雄著文（1982）之相關訊息。